

17(2) - 112

外国文艺〔苏〕

摘译

· 内部资料 ·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1
1973

外国文艺〔苏〕

摘译

• 内部资料 •



1973

163456

摘 译

一九七三年第一期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4.625 字数 100,000

1973年11月第1版 197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 10171·260 定价: 0.37 元

内部发行

出 版 说 明

《摘译》主要介绍苏联、美国、日本三国的文艺动态，不定期出版，供有关单位研究、批判时参考。

本资料是从苏、美、日三国出版的书籍、报纸、杂志直接选译出来的，文中都注明出处，如拟公开引用，请核对原文。

《摘译》编译组

目 录

礼节性的访问(电影剧本)(1)

核潜艇听到警报出发(中篇小说·梗概).....(120)

鸢 门(长篇小说·梗概)(125)

夜晚纪事(电影剧本·梗概).....(130)

熊熊燃烧的大陆(纪录片·梗概)(137)

· 动 态 ·

苏修作协举行会议讨论关于描写边防军人的作品(124)

苏修摄制纪录片《国界》.....(129)

苏修筹备拍摄第二部“电影史诗”《起来反抗的欧洲》···(140)

苏修公布 1973 年“国家奖”候选作家和作品名单.....(141)

礼节性的访问

载于苏修《电影艺术》杂志 1971 年第六、七期

编剧：阿·格列鲍涅夫、尤·拉兹曼

剧本通过描写苏修黑海舰队一艘火箭巡洋舰在地中海某国进行的所谓“礼节性访问”，公开发出了要同美帝争夺海上霸权的叫嚣，竭力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制造舆论。剧中的“戏中戏”，还通过隐喻的手法，别有用心地把新沙皇装扮成为拯救人类的“救世主”。

下面是剧本的译文。

主要人物表

安德烈·格列鲍夫 海军大尉,《外国人和留契娅》一剧的作者。

留契娅 意俄混血儿,庞贝古迹的向导。

康达可夫 海军少校。

阿马尔菲太太 意大利贵妇人。

柯西茨基 水兵。

《外国人和留契娅》剧中的主要人物

安德烈·格列鲍夫 向古罗马庞贝预报火山爆发的外国人。

留契娅 奴隶、妓女,后成为外国人的妻子。

潘萨 庞贝的富商。

瓦列里 庞贝市长的儿子。

谢多尼 奴隶、悲剧诗人。

统治者 庞贝的统治者。

费符朗尼 奴隶兼奴隶主。

看守 庞贝狱卒。

符拉基米尔·阿列克山德罗维奇 (即伏洛佳) 《外国人和留契娅》一剧的导演。

维赛洛夫斯基 饰外国人的男演员。

尼娜·谢尔盖也芙娜 饰留契娅的女演员。

一艘苏联火箭巡洋舰在舰队驱逐舰的伴随下，开进了地中海的一个港口。

在进港口的时候，它的大炮——民族的礼炮——齐鸣了二十一响，同时升起了两面国旗——自己本国的和到达国的国旗。岸上的炮台也用同样的礼炮来回答。在码头上排列着仪仗队，乐队已经准备就绪，载着官方人士的汽车也开到了。

巡洋舰向码头靠拢。现在从码头上已经看得清它的甲板——长长的人员行列，白色的衬衫和制服，蓝色的领子；军官的短剑和乐队的军号在太阳下闪光。

这是一次正式访问。它有一套自己所特有的礼仪，在世界上所有的港口中都是如此。巡洋舰丢出了系留索，就在这时，岸上的乐队吹奏起来了。巡洋舰放下了正面的船梯，岸上的欢迎人群一齐立正，一位海军上将（这支舰队的司令）和巡洋舰的舰长，一边敬礼一边沿着船梯走了下来。

摄影记者们向着他们跑拢来，毫无礼貌地打乱了严格的仪式，电视摄影的镜箱也纷纷移了过来……

以后的经过我们可以从报纸的照片插图中看到：

把上了刺刀的步枪举到肩上的仪仗队……

接受报告时，海军上将的纹丝不动的脸……

同一张脸，但是在微笑：苏联海军上将同意大利海军上将握手……

拿着鲜花的孩子们……

在摩托车护送下的一长列汽车：海军上将及其随从进城去……

在各条街上和海滨林荫道上一群群的水兵……

献花圈的严肃仪式……

宴会上不拘形式的场面——温雅的外交笑容，擎在手里的酒杯……

在不断交替的镜头——报纸和杂志中的照片——之上，映出我们这个故事的片首字幕。

第 一 章

在一个照满阳光的大广场上，在许多半损坏的建筑物和许多断了的、高矮不等的哥林多式柱子的背景上，站着一个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一件皮短外衣，格子裤，肩上挂着一个包。她说：

“这座有两万八千居民的城市，曾经是一个繁荣地区的中心。商业和手工业，寺庙、宫殿和戏院曾经给它带来过光荣和财富。”这个姑娘的俄语说得十分正确，但带有一点勉强，每发出一个字都要用力。“而在一千九百年之前，由于火山爆发，这个城市在一昼夜间就毁灭了……在整整十七个世纪里，它一直躺在一层石头和灰尘下面……总之，你们所看到的就是一——庞贝。你们是站在庞贝的废墟之上，先生们。……”

姑娘说完这些，就向广场中心走去，她后面跟着一群穿白制服，戴大盖帽的人们——苏联海军军官们。他们大约共有二十个人。

“现在咱们是站在集议广场上，”姑娘停下来，继续说道，同时等候落在后面的人跟上来。“在你们前面的就是维苏威火山。”所有的头都向维苏威方向转过去。“在右面的是阿波罗庙……在苏拉（他为罗马赢得了这个城市）时代，这个广场成了庞贝的政治和商业生活的集中地……”

姑娘大约有二十二、三岁。由于穿着格子裤，个子又瘦削苗条，看上去更年青些。只有她的脸，更正确地说是她的眼睛的表情，是疲乏的，没精打彩的。看来，她重复这一套话总有几百次了。

“在这儿进行过选举前的宣传,发表过演说……可以看得出,在灾难发生之前刚刚举行过选举。墙上的字迹说明这一点,你们将可以看到……现在咱们要进城了,请大家都在一起走。庞贝是一个迷宫,可能会迷路的……”

军官之一,格列鲍夫海军大尉,这时正在起劲地拍照:先拍维苏威,再拍阿波罗庙,最后把镜头对准了姑娘。

在广场上和庞贝的各条街道上,碰到了一群又一群的旅行者:赤脚穿木屐的,戴时髦的大眼镜的,背着电影摄影机的,有的迈着好奇心强的人的矫健步伐,而有的则被太阳晒得受不了,懒洋洋地拖着双腿。在庞贝是没有遮荫的地方的。

军官们现在正走在一条狭窄的古代街道上,这条街的路面还是两千年前铺的,街的两边是一模一样的房子和庭院,不过长满了现代的野草。……这曾经是一个大城市,有自己的经济,甚至水管,有自己的各种店铺、澡堂和娱乐场所;这曾经是一个喧闹的大城市,它在某个时代存在过,而现在死去了,干枯了,就象它的喷泉和水井一样。成群的游客平静地和无礼地掌握了它——在它里面走来走去,进入房子里面,拍照,欢笑,购买明信片,而无动于衷的导游者第几百次地重复着老一套的话……

姑娘领着军官们一座房子一座房子地走过去,有时候只在门口停一下,有时候则领进房子里面去。在一座房子里摆着一尊雕塑——一个老年男子的胸像,看来是这座房子的主人。胸像是用罗马人细致的现实主义风格制成的:秃顶,平民的大鼻子,深陷的眼睛带着冷笑的表情……

“这个人叫做库斯比·潘萨,”姑娘说。“他象许多罗马人一样,还在生前就给自己立了这座不大的碑。据推测,他是个从奴隶解放出来的平民,从事商业,终于成了庞贝最富和最有

影响的人之一……这部分的房子就是所谓中庭，”姑娘用手指了一下正中有个水池的方院子，“这是接见来访者用的，主要是顾客。他们每天早晨到这儿来，等待主人出来，就向他说‘早上好’，然后得到食物吃……”

“这是什么样的顾客呢？”军官中有人问道。

“请原谅。顾客——这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食客——有这样的字眼吗？”

这引起了笑声和对话，但姑娘已经走到房子的里面，继续说道：

“这几个房间就是主人和他的家属住的……这是饭厅……这三个榻就是吃饭时用的。罗马人是躺着吃东西的，只有妇女才必须坐着吃……”

下一座房子的门前地上有嵌成地毯模样的图案，上面画着狗。这图案保存得很好。军官们走进这座房子。围墙后面也是一个正中有水池的方院子——中庭。姑娘说道：

“我们现在是在悲剧诗人的房子里。房间的安排也和别处一样：中庭……饭厅……圆柱列……请注意壁画……”

所有这一切都是用平淡的语调来介绍的。姑娘就好比在背诵一本老的、早已背熟了的书。军官们则用一种特殊的、越来越大的好奇心看着她。

“为什么这是悲剧诗人的房子呢？”格列鲍夫大尉问道。

“是这样：庞贝城里几乎所有房子的称呼都是假定的。它们都是在发掘时起的。我们对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们了解得很少。据推测，这儿住的是诗人。”

“那么为什么是‘悲剧的’呢？”

“大概他是写悲剧的。很明显，在这儿找到了他的像，可能还有手稿……”

“连手稿也能保全下来吗？”

“甚至食品也保全下来了。面包、蛋、豌豆。火山灰层有七公尺厚。庞贝因此而毁灭，庞贝也因此而保存。”姑娘大声地讲，让大家都听到。“请注意，先生们。这个房间叫做下房，是供奴隶和牲口住的……”

“象这样一个主人能有多少个奴隶呢？”

“或者五十个，或者一百个，或者两百个。最穷的罗马人有两到三个奴隶。”

“喔！”

在前庭里已经聚集了一群新的游客，等待着轮到自己。参观是流水式进行的。

军官们现在在一条长街上走。这条街比其余的街稍宽一些。在有些地方，墙上挂着布帘。姑娘在一幅布帘前停了下来，拉一下绳子，揭开了布帘，露出了墙上的字。这是用红色和蓝色写成的半磨损了的字行。

“努麦里·波比奇·鲁夫给城市以最丰富的角斗游戏，”姑娘流利地，纯熟地读道。“请选努麦里·波比奇·鲁夫进元老院”。

人群中笑了起来：

“大概是他自己写的吧！”

姑娘已经走到另一幅布帘前面。

“这儿写着：‘洛莱，邻居们要求你：选阿姆普里亚特！’你们有什么要问的吗？”

“对不起，您的名字和父名叫什么？”

“我叫留契娅。”

“您是俄国人吧？”

“有一半是，……请注意，先生们。被选进元老院在当时是

一种最高的荣誉。人们甚至为此付钱。然而那时有一条这样的法律：选举没有结束之前，候选人无权举行宴会，甚至无权邀请九个以上的客人。”

“这倒不笨！”有人指出。

“我们的祖先在许多方面不比我们笨，”姑娘指出，并且终于微笑了一下，这使许多人也跟着微笑和活跃起来。

格列鲍夫大尉和他的一个同志在一座有高高的、保存得很好的墙头的房子里面耽搁了一会，因此落在大伙的后面了。这所房子的一堵墙上有一个洞。大尉走近洞边，看到了一种使他极为吃惊的景象。他把同伴叫了过来。

透过破洞看到的是一个地下室，平坦的泥地上用玻璃罩罩着许多用石膏制成的人体，姿态千奇百怪。这些姿态都表现出体力的极度紧张、斗争和绝望。这是一些企图从石牢中挣脱出来时突然死亡的人们的模型。

两个军官在这里默默地站了一会，就走到街上去了。

他们在城墙的废墟旁追上了自己人。军官们正在登上一座塔。

从塔上望去，视野十分广阔——蒂勒尼安海及其岛屿的侧影，维苏威火山的双峰，以及就在脚下的巨大的（从这儿看下去它显得巨大）半毁的城市。……

“这是一条去海边的路，”留契娅指点道。“那边，在尽头，是圆形剧场，角斗士的营房……这部分的城市在一九四四年美军轰炸时遭到了破坏。在那边，西北部，还在进行发掘……如果没有别的问题……”

“有一个问题。”刚刚跟上来的格列鲍夫大尉说。

“请提吧。”

“对不起，您的名字和父名叫什么？”

有好几个声音一齐代答道：

“留契娅！留契娅！”

“您难道不是俄罗斯人吗？”

军官们一齐哈哈大笑。留契娅惊奇地回头望了一望，平淡地回答道：

“有一半是。”

“明白了，”大尉说道。“请告诉我，那边地下室里面的石膏人型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留在那里的人的模型。身体本身都腐朽了，但它们的痕迹留了下来，后来就根据其形状铸出了人型……”

“一共死了多少人？”

“大约两千个。”

“总共吗？”

这个惊叹——显然是不由自主的——是一个年轻的中尉发出的。留契娅惊异地看了他一眼，继续说道：

“死的只是那些不能够或来不及及时离开的人。例如，有关于一对舍不得分别的爱人的传说。有关于狱中的一个囚犯和看守他的一个狱卒的传说。这两个人后来就这样一起被发现，他们中间隔着一道铁栅。……请注意，先生们。在出去时你们可以买到书和印有庞贝风景的明信片……”

归途中，大家在车上热烈地谈论，欣赏纪念品。格列鲍夫大尉买了一大叠明信片 and 几本书。他的好朋友，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康达可夫少校坐在他的旁边阅读俄意会话手册，他不时地推推格列鲍夫，朗读几段选出来的地方：

“‘我很高兴同您认识，先生’……‘莫尔托 康坚托奇 科诺歇尔拉，西尼奥尔’。懂吗？”

“完全懂。”

“‘您要什么？香槟，白兰地，伏特加？’”康达可夫有表情地读着。“‘开科扎 坚杰拉？斯普孟捷，科涅亚克，伏特加？’”

“请注意，”留契娅用扩音器宣布，“我们的左面是有名的珊瑚加工场。在右面你们看到的是十六世纪的修道院‘卡马尔多麦西’，就是修士——住在修道院里的人……”

车子开过了修道院。

“‘太太，我想把内衣送去洗’。这用意大利文怎么说？”

“你算了吧，”格列鲍夫说。

“‘西尼奥拉，伏来依 达来 依里 布卡托’”康达可夫告诉他。

格列鲍夫坐到别的地方去了。

他选了前面一个座位，就在司机室旁边，这是因为其他座位都已有人，但也可能是因为这样一来就坐在向导旁边了。

留契娅坐着不响，漫不经心地看着窗外。

“对不起，”格列鲍夫说。“留契娅在俄语中不就是留霞吗？”

“大概是的。”姑娘说。

“您是在俄国生的吗？”

“不，我生在意大利。”

“妈妈是俄国人吗？”

“是的。”她终于转过身来。“是您问起了悲剧诗人的房子吗？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去了解得详细些。”

“不，用不着。”格列鲍夫说。

“我们有顾问。”

“算了！”

她从包里拿出香烟吸起来。

“导游是您的经常职业吗？”格列鲍夫问。

“夏天。”

“那冬天呢？”

“冬天游客少。”留契娅没精打彩地回答，她对谈话完全没有兴趣。

“那么您在冬天做什么呢？”

这时康达可夫在自己的座位上说道：

“格列鲍夫大尉，如果不困难的话，请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正在经过什么历史胜地……”

留契娅拿起了扩音器：

“在我们的右面是维苏威火山，钢缆铁道，左面可以看到海中的加普里岛，或者象人们所称呼的那样‘睡着的姑娘’。它的侧影象一个睡着的姑娘……”

“谢谢！”康达可夫从自己的座位上应声道。

军官们把脸贴近车窗。坐在另一边的人都站了起来。

“那么您在冬天究竟做些什么呢？”格列鲍夫问。

留契娅抬眼望了望他。看来，她现在感到惊奇了。

“今年冬天我在米兰的一家家具公司工作。”

“为什么在米兰呢？”

“我的父母亲在那里。”

“您在这儿是一个人吗？”

“是的。”

“您不感到寂寞？”

“您接着马上就要问我是否出嫁了，有没有朋友，我今晚是否有空等等了。”

她平静地，没有恶意地，甚至不带可以看出的冷笑说了这